

# 从汉画看汉代游艺风俗

黄 芬

(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Abstract:** Entertainment is a kind of pastime art and the whole name of all kinds of games and amusements. It is a kind of spiritual cultural activity carried out by human beings to amuse themselves. In Han Stone Carvings, these entertainment pictures embodied the contents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Han Dynasty's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entertainment custom of Han Dynasty. It reflects Han people's positive spirit.

**Keywords:** Han Stone Carvings, Han Dynasty, entertainment, custom

**摘 要:** 游艺, 即游戏的艺术, 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 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汉画中的游艺图像折射了汉代游艺的内容与流变, 体现了汉代社会的游艺风俗, 反映了汉代人兼收并蓄、博大包容、崇勇尚武、重礼守节、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 汉画; 汉代; 游艺; 风俗

游艺, 即游戏的艺术, 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 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两汉时期, 政治统一,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相对安定,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游艺活动的发展与盛行。《淮南子·原道》中说“游于江浔海裔, 驰要褭, 建翠盖, 目观《掉羽》、《武象》之乐, 耳听滔朗奇丽激湔之音, 扬郑卫之浩乐, 结激楚之遗风, 射沼滨之高鸟, 逐苑囿之走兽, 此齐民(凡民)之所以淫佚流湎。”<sup>[1]</sup>由此可知, 早在西汉民众即已热衷于赏乐、射猎等游艺活动, 汉画中大量表现百戏、博戏、投壶等场景的画像也充分反映汉代游艺活动的兴盛。近代学者林语堂曾说过“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 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 好像对于个人, 我们若不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 我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本文正是通过汉画这个形象的窗口, 去窥探汉代社会的游艺风俗, 考察汉代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 从而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面貌。

汉代游艺活动的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多彩, 按其本身具有的功能和特点, 笔者将游艺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百戏杂艺类、角力技艺竞技类、益智赛巧类、休闲雅趣类。

## 一、百戏杂艺

“百戏”是汉代音乐、舞蹈、歌唱、滑稽表演、杂技、幻术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总称, 汉代是“百戏”发展最为红火, 演出最为壮观的时代。在汉代, 无论民间与宫廷, 小到婚丧喜庆, 大至宴享典礼、外事活动, 总有规模不等的“百戏”演出<sup>[2]</sup>。属于百戏的游艺种类很多, 其中以技巧游艺、滑稽表演、马戏的题材表现较为常见, 技巧游艺指通过手或身体部位的灵活运用展现形体动作的表演, 有时需要借助道具来协助完成表演活动, 包括跳丸、弄剑、耍坛、旋盘、绳技、都卢寻橦等。如山东沂南汉墓中室东壁横额上所刻的舞乐百戏画像, 从左至右分为三组, 刻画艺人飞剑掷丸、顶橦悬竿、七盘舞, 另有伴奏乐队和吹奏乐器的表演, 以及鱼龙曼衍之戏和戏车演出。画工既有对整个宏大场面的巧妙驾驭, 对具体形象也有生动的刻画, 使画面中热烈精彩的百戏表演虽喧嚣繁杂但却井然有序, 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滑稽表演是汉代百戏游艺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表演者称之为“俳优”, 以说笑逗乐技能见长, 我们从汉画中可以看到许多畸形丑陋、举止夸张、表情可笑的俳优形象, 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的一件东汉俳优坐俑, 人物袒胸露

腹、下身着长裤，赤足，左臂抱一鼓，右手握一鼓槌，头束巾，满脸笑容，额前皱纹数道，张口露齿，似说到最尽兴时，虽无法从陶俑中感受俳优幽默风趣之言语，但其戏谑滑稽的表情动作被刻画得惟妙惟肖。马戏，大约起源于夏、商时代，在汉代马戏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从汉代画像石及其他汉画资料中可以看出，汉代马戏技艺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河南登封少室石阙画像上，刻有一幅马戏图，画面中两匹骏马一前一后飞奔驰骋，前面马上一人倒立于马背，双腿向后弯曲，后面马匹上一人侧身横坐，身躯后仰，长袖飘拂。两人在快速奔驰的马上展示着精彩的技艺表演。(图一)

## 二、角力技艺竞技

角力竞技通过游戏者力量上的竞争和较量以分胜负，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快感，它与人及动物的身体机能的运动密切相关。角抵戏、斗禽就属于角力型游戏，角抵戏分为人与人相搏、人与兽斗、兽与兽斗，《汉书·武帝纪》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可见汉代角抵之风的盛行状况。汉画中同样有着大量关于角抵戏的画面，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中的一幅斗兽图，将角抵戏的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画中一男子袒胸露腹，下着短裤，赤足，徒手与一怪兽搏斗。怪兽头部及前肢被男子的左手及左腿按伏于地，瞪目呲牙，作痛苦的挣扎状。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帛画所绘的角抵者穿袍系带，相对怒目而视，作欲摔跤的姿态。斗禽是一类较为特殊的游戏形式，包括斗鸡、斗鸭、斗马、斗牛等，这类游戏是由动物之间的相斗、角力而展开的游戏，其性质是较为残酷而惨烈的。河南郑州出土的一块斗鸡画像砖，画像中间两只雄鸡正交颈相斗，两侧各有一戴高冠、着长袍的斗鸡人，

挥舞手臂似在吆喝助威，烘托出紧张刺激的争斗气氛。(图二)



图二 斗鸡画像砖 (河南郑州出土)

还有一类技艺竞技型游戏，除了凭借力量外，更多以技巧和战术来取胜，如蹴鞠和射猎。它是人们的生产实践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不断积累的产物。蹴鞠是一种球类游戏，鞠系革制球体，内实以毛。游戏的形式有单人和多人两种，汉代的蹴鞠游戏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为喜好，正如桓宽《盐铁论》中所说的“康庄驰逐，穷巷蹴鞠。”河南登封少室阙画像石上有一幅蹴鞠画像，画面中间一人跃起，双臂舞动，以足踢球，右边一人坐于榻上，击鼓助兴，左一人拱手跪坐一侧，凝神观赏。(图三)

射猎包括射箭技艺与狩猎，此类游艺活动区别于军事战争，是汉代贵族等社会上层人物所喜好的一项娱乐运动。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幅射猎图，生动再现了这一游艺活动的场景。画面下部刻有连绵的山峰，左一人头戴冠，右手执长戟，左手牵猛犬，追逐一只仓皇奔逃的小鹿。右边一人单腿跪地，拉弓正欲射迎面而来的奔鹿，后有一人乘骑观看着这一紧张的围猎场面。



图一 马戏图 (河南登封少室阙)



图三 蹴鞠图（河南登封少室阙）

### 三、益智赛巧

此类游戏是一种启迪人的思维与智慧、充满妙趣的智力游艺活动。它分为两类，一是包括围棋、弹棋等在内的棋艺，一是以六博为典型代表的博戏。前者是以锻炼思维、陶冶性情为主要目的的智力游戏，而后者带有侥幸牟利、贪求物欲的功利性。围棋，汉时亦称“弈”，是一种需花费更高智力且更为优雅的棋类游戏，《艺文类聚》卷七六引《尹文子》中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进退、取与、攻劫、放舍，在我者也。”汉代围棋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及贵族间较为流行，1952年河北望都县汉墓中出土了一具东汉的石质围棋盘，棋盘为正方形，高14厘米，宽69厘米，盘面上纵横十七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棋盘。弹棋大约出现于西汉后期，在东汉时得以普及。《后汉书·梁统列传附玄孙冀》李贤注引邯郸淳《艺经》云“弹棋，两人对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当，更先弹也。其局以石为之。”从中可看出弹棋的游戏规则与棋具的形制。弹棋与其他棋类游戏不同的是，它更注重技巧和手法。山东枣庄梨园村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画的弹棋图像，主人对坐于雕纹案榻上游戏，中间置一“V”形案，上面正弹起一球，旁边有侍者拱手肃立，舞者舒袖翩翩，其中游戏的场景验证了文献资料的记载。六博，是指借助骰子以赌输赢的游戏，在棋局上以掷采决定下棋步数的博戏，在汉代，六博游戏广为流行，成为宫廷与民间喜闻乐见的棋戏之一。在许多汉画中，常常能看到“仙人六博”画像，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仙人六博》画像砖，画面中间置一博具，两仙人跪坐于地，相对博弈，仙人头生双角，肩披羽饰，挥舞手臂，似在激烈地争论。（图四）汉代铜镜中的“规矩纹铜镜”亦称“博



图四 仙人六博画像砖（四川成都市郊出土）  
局纹铜镜”，其图案是仿六博棋盘设计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代六博游戏的盛行。

### 四、休闲雅趣

这类游戏作为陶冶情趣、修身养性的游戏形式，主要是在聚会、宴席及休闲场所进行，以娱乐助兴为主要目的的活动。汉画中常见的此类游戏有投壶、藏钩、射覆三种形式。投壶大约起源于先秦时期，是从射礼中衍化而来的一种投射游戏，在汉代甚为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活动。游戏规则是将矢顺投入壶，赢者得筹，输者罚酒，为防止“矢之跃而出”，壶内还要设置小豆。从南阳汉画馆收藏的一幅投壶画像石中，可较为全面地了解其游戏方法及特点，且画像中对于人物表情形态及动作的刻画也极为传神。（图五）

藏钩与射覆同属于猜射类游戏，主要通过游戏者对某些事物形状、大小、数量等的猜测与揣度来决定胜负，从而产生一种具有趣味性、娱乐性效果的游戏形式。藏钩起源于汉代宫廷，是将一种特制的精巧玉钩（或其他小物件）藏在一组人手中，由另一组人猜的游戏。它也是汉代宴席中常进行的一种游戏形式。四川新津崖墓出土的一幅藏钩画像石，对此游戏的特点有着极为形象的刻画，图中两人对坐，并同时各举一拳作竞猜状。射覆游戏是在藏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射，即猜的意思；覆，指以杯盘覆盖藏物之意。这种饮酒时猜射覆盖之物以劝饮的游戏，在汉武帝时尤为流行，汉代铜镜纹饰中常见的射覆纹即是对此类游戏的生动描绘。

游艺作为一种娱乐文化行为，其本质正是人类性情的抒发，这对于调剂人们的精神，愉悦身心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游艺活动所具有的交流



图五 投壶画像石（南阳市汉画馆收藏）

际性，使人在游戏中相互认识，建立关系，促进思想的交流及联络感情。汉代百戏的内容，上自神仙，下至人间及各种鬼怪、神兽，人神杂处，百物交错，组成了一个融合神话、现实、历史为一体的游艺世界，汉画中琳琅满目的百戏图像，不仅提供了翔实形象的史实资料，同时也为后世的戏剧、戏曲及杂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游艺活动中的围棋犹如行军布阵，棋艺如同兵法，棋道与用兵之道相通。西汉刘向的《围棋赋》中有言“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另一方面，有些游戏也具有消极意义，如六博之类的博戏和斗禽，因带有赌博行为，具有浓厚的逐利色彩，由此造成的人际交往的矛盾，乃至引发官司，在当时亦很普遍。

在社会生活中，游艺活动通常是人们精神风貌最直接的写照。汉代崇尚武风弥漫于整个社会，其雄强阳刚之气，也是受春秋战国长期争战的影响而产生的，汉画中所表现的狩猎、马戏、角抵等游艺活动从侧面体现了汉人的尚武精神，这些游艺活动在相互的力量与意志的冲突抗衡中，充分展现了汉代人征服自然、开拓进取的精神境界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汉代

社会注重儒家思想，提倡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形成了重礼守节的社会风尚，投壶作为一种游艺本身就起源于古代礼仪，北宋司马光《投壶新格》有云“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其游戏寓礼教之意，性质也极为高尚与文雅。汉代人认为乐舞有教化和内修的作用，认为礼和乐是天与地的精神象征，如《史记·乐书》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所以，用乐舞来表达所谓“德”和爱，就可以移风易俗，整齐民心<sup>[3]</sup>。汉画中诸多的舞乐百戏图，正是对乐舞这种教化功能的阐释，汉人借乐舞传达情感，也反映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1]（汉）刘安等：《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74—75．

[2] 韩玉祥，李陈广：《南阳汉代画像石墓》[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23．

[3] 顾森：《秦汉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216．

（责任编辑：曹汉刚）